

# 临界

刘育新 著

大布文艺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# 临 界

刘育新 著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[www.BOOK00.com.cn](http://www.BOOK00.com.cn) 和/或 [www.BOOK00.com](http://www.BOOK00.com)) 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, Inc.的商标。

## 第一章

公元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凌晨。

斗转参横,风云突变。强悍的西伯利亚寒流,骤然入侵东北地区上空。乌龙山下阴云密布,朔风怒吼,高天上黑云倾榨,怪影幢幢。有的形似苍狗,有的状如羔羊。千家万户的炊烟还未升起,天上却纷纷扬扬飘下一场大雪来。正在这时,乌中市西街,有两个小男孩同大雪同时降落人间。生儿育女乃是件极平常的事,可是此时刻却透出极大的不平常来。原来小生命呱呱坠地之时,正是农历壬寅年壬寅月壬寅日壬寅时,即虎年虎月虎日虎时。

两个产妇之一蕴静。是第一百货商店的营业员。她躺在炕上,肚子拧着劲一阵疼似一阵,额头上不断滚下黄豆大的汗珠。她尽量忍耐着,不想轻易惊动丈夫。可是这次腹痛比前一次厉害得多。忍不住呻吟了一声。丈夫惠志学猛地醒过来。他看见蕴静脸色苍白。听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:

“我觉病了!”

“我就去找医生。”说完,他急忙蹬上裤子,穿上衣服,抓起帽子,冲出门去。边走边系扣子,小风刀子一样往大脖子里钻。天阴沉低矮,大块大块的乌云象要崩塌下来。风从灰色的云缝里挣扎而起,卷下细碎的雪花。

雪越下越大。惠志学缩着脖子,一呲一滑,来到妇幼保健站。见那房门紧闭,门上用按钉按了一个纸条,纸条随风抖动。哗哗地响,惠志学划了根火柴,双手拢起,凑上去看那字条,上边写着:

值班大夫因公外出,一会就回来,有事请稍等。

西城街妇幼保健站

惠志学只好在门口等候。风呼啸着,把大片大片的雪花扬进他脖子里。他很冷,也很饿,后来就划了根火柴,点燃一支迎春牌香烟来吸。他忘记了带围脖,可没忘记带烟。因为上衣兜里无论春夏秋冬,老是有一盒迎春烟和一盒火柴,只有过年那几天才换上大前门。惠志学喷出一口烟雾,心里琢磨,这事也怪,大夫外出有公事外出,又不是接产。接产不能一会就回来。不接产又有什么公事?天还没亮,又是大雪天,肯定是回家办私事。

值夜班大夫叫崔桂花。她凌晨外出,还真是为了公事。原来在蕴静第一次肚子痛时,和惠家隔一条胡同有个曲家,三十几岁的产妇和乃平自己生下个小孩来。那时天还没下雪,风吼得正紧,和乃平躺在被窝里做梦,梦见自己在大街上,憋了泡尿却找不到方便的地方。街上人来人往,又有轰轰隆隆行驶的汽车。她找不到地方排泄,急得满头大汗。一个激灵醒了过来。她披上棉袄上外面去,屋地本来有个尿盆,是个用旧了的脸盆。男孩都挺大了。她有二、三年没有在屋里解溲了。就是数九寒天,也坚持到外面去。她没开电灯,穿着衬裤,趿拉着鞋,走到院子里,她身子格外沉

重,腿也有点不听使唤,蹲在雪地里,小解之后,却站不起来。挣扎着往前挪了两步,蹲着不动。她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,于是双手死死地把着木头障子,咬牙坚持着,一阵疼痛,又一阵轻松,很快就生下一个孩子来,就象一次大便一样。孩子落地,她出奇的疲倦,双腿瑟瑟地抖。她感到有寒风从下体吹进来,激灵打了个寒战,自语道:好冷啊!她听见上下牙齿相撞的声音,象铁碰铁,非常清晰。她又听到婴儿的哭声,哭声距她很遥远。和乃平咬咬牙。黑影里抓过铁锹,砍断脐带,尿泊里拣起孩子,用右手抱着,左手拽着棉袄领子,三四步就闯进房门。她给屋里带进一股冷风和一片血味。和乃平第一件事就是摸黑拉亮电灯,昏暗的灯光照亮婴儿。那孩子粘湿干瘦,通体紫红,象只无毛的老鼠。他紧闭双眼,青蛙游水一样双足乱蹬,胯间的小鸡儿冲天直立,好不醒目!和乃平看了骂道:“ 又是个死小子。” 她盼望生一个姑娘,把希望寄托这孩子身上。现在她彻底失望了,她感到一阵昏眩。忙爬上炕。丈夫曲春生被小孩宏亮的哭声惊醒。睁开眼睛,见他和老婆中间多了个不断啼哭的婴儿。

“ 你生了?”

“ 生了。”

“ 你可真痛快!”

“ 给你省了六元钱。”

曲春生歪着脖子喊:“ 省个屁?呆会儿还得把接生婆找来。”

“ 都完事了,找她干什么?”

“ 干什么?开出生证!现在家家粮食不够吃,你知道有多少人家老人

死了不消户口;又有多少人家没生孩子假报户口?不开出生证,能给你二十七斤半粮食?真是!”

曲春生吵得很凶,惊醒了熟睡的三个孩子。二孩子曲有文揉着眼睛,看新生的小弟弟。睡在炕稍的大儿曲有武,翻了个身,脸冲墙又睡了。

产妇说:“你给我倒碗水,渴死我了。”曲春生就给她倒了一碗白开水。妻子咕嘟咕嘟喝了,委屈地说:“知道这六元钱省不下,把他生在炕头上有多好,暖暖和和的!”

崔桂花听曲春生说完情况,在门上留了纸条,就跟着去他家。进门掸掸身上的雪,看了一眼闭眼嚎哭的新生儿,说了句:“长大准不是个省油的灯!”又看了看产妇,见她紧闭双眼,脸色白中透青,眼脸已经浮肿。给她开了药,又匆匆写了出生证,收了钱,留下药急急忙忙离开曲家。

街上的雪越积越厚,崔桂花走得非常吃力。天暗人定,街上静悄悄地,马路两旁的店铺都在雪中沉睡。她右手按在跨下的卫生箱上,左手握着手电,一甩一甩的。手电的光束在灰暗厚重的雪幕上凿出一个白亮的隧洞来,清亮的光线下,白色的雪花纷纷乱舞,十分好看。眼看就要到保健站了,黑影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,把崔大夫吓了一跳。她尖叫一声,忙把手电光柱对准那人。那人惶急地喊到:“快,崔大姐,我家娘们要生了。”

崔桂花照定了那人的脸。原来是馅饼铺的惠志学。她长出了一口气说:“我当是谁呢,吓了一跳!”

惠志学嘴唇哆嗦着说:“快,我家娘们……”

“我刚从下边上来,水还没喝一口。”

“到我家坐了,糖水沏上再说。”惠志学说着顺手抢过卫生箱,自己背了,拉了助产士就走。崔桂花抽出手来,到门上前撕下那纸条,回身跟着惠志学,一路小跑到他家,一推开门,惠志学就闻到一股腥甜温热的血味。当他看到倒在地上的妻子,“啊”地一声惨叫,跺着脚,放声大哭。连临床经验丰富的崔大夫也感到问题的严重、惊慌不安。只见产妇双目紧闭、面色铁青,下身一丝不挂,四仰八叉地躺在血泊中。大夫知道这是临产大出血所致。孩子已经生下,但却看找不到婴儿。崔桂花忙打开卫生箱,拿出不锈钢镊子,从血泊里挑出脐带来,这条纽带弯弯曲曲,一直通到乌黑的陶制尿罐。她捡起那个小东西提在手里,阴沉着脸问:

“要大人还是要孩子?”

惠志学面对女大夫咕咚跪地,声泪俱下地:“都要!我的姑奶奶,你救救命呀!”

大夫命令他快生火,惠志学爬起来去生炉子。手脚哆嗦着,不听使唤。崔桂花试试蕴静鼻息,尚有微微的热气。忙回转头,卫生箱里拿出剪子,“咔嚓”一声剪断脐带。那只大手依然高高地提着孩子。惠志学小心翼翼的打开炉盖,放进细碎的木柴,用半张报纸点着,竟没有一丝青烟。他放进大块木柴,撮了锹煤,手拿炉钩,却弄不开炉盖。抑制不住心里一劲突突,他盯着崔大夫,见她右手食指撬开婴儿小嘴,抠了两下,抠出一团白色的粘液。使劲一甩,粘液象一口粘痰“啪”落在地上。又见她用大手照孩子后背“啪、啪、啪”了三掌。他期待孩子“哇”地一声哭出来。那孩子却一动不动,象条死鱼,脊背上泛着紫色的光。惠志学的手颤抖着,一锹

煤全都撒在地上。他看见乌亮的煤块滚到妻子苍白的的手指旁,就府下身去,要搬动躺在地上的妻子。崔桂花一声断喝：

“别动！”

惠志学急得直跺脚。再看时,只见女大夫抹去头上的汗水,双手托着婴儿,和小东西嘴对嘴的吸气.他听到一阵咕噜声,只见女大夫一手拎着孩子,一手叉开巴掌,照着小玩艺后背“啪、啪、啪”又是三掌,停了一秒钟,只听孩子哇地一声,大哭起来。惠志学手里的一铲煤,全撒在地上。他看见倒提的孩子小手乱摆,两腿之间咖啡色的小卵子和朝天锥的小鸡。激动得扔下煤铲,坐在地上大声干嚎起来。崔桂花两下包好孩子往炕上一扔,象扔一个枕头.她嘟嘟囔囔地说：“算你小子命大,若不是遇到我！”

女大夫见惠志学咧着大嘴,哭不象哭,笑不象笑,没好气地说：“哪象个老爷们,过来,帮我把她抬上炕,你搂着她的肩膀,慢点,高抬,对,轻轻地,轻轻地!好!”

惠志学已经满头大汗。他看见妻子的臀部,有血水流出来。肚子里象塞了块冰,从心里往外冷,直冷得浑身发抖,手也凉了。他想去生炉子,还想收拾地上的血污。但他什么都没干,他冷得上牙打下牙,得得乱响。他呆呆地看着大夫抢救妻子。崔桂花拿出针管装上药,用酒精棉球在蕴静屁股上蹭了几下,嘴里嘟囔着：“打一针抢心剂!”打完,放下药针。又拿出一个针管,打开一个小药瓶,抽了两只红色的药水,用酒精棉球蹭了蕴静的屁股,嘴里嘟囔着：“打一针止血药——仙鹤草素。”接着她换了一个又粗又大的针管,一连打开五支葡萄糖,加了两支维 C 在蕴静静脉

上注射了。然后她开始擦产妇身上的血污,她擦得很仔细,擦净,擦完给她盖好被子,三个手指放在产妇的寸关尺上,闭目诊查脉象。突然,崔桂花睁开眼睛,对惠志学挖苦地说:

“你可真行,到现在没点着一个炉子!想把她冻死怎的?”

惠志学忐忑不安地问:“怎么样?没危险吧?”

“不好说——你马上生好炉子,看这屋多冷!”

“我、我这手不听使唤。”

“你把炉子生好,烧了水,她也该缓过来了。”

惠志学如获圣旨,三下五除二生着炉子。炉盖的缝隙闪耀着红亮红亮的火光。他提来一壶水,坐在炉子上。然后收拾地上的血污,还不断地抬起头来看看炕上的两个女人。那大夫眯缝着眼,似乎把精神都集中在蕴静的脉上了。蕴静双目紧闭,嘴唇黝青。炉上的水壶“哧、哧”地响着,壶嘴冒着白气。“水开了。”惠志学说着忙沏了两碗红糖水,一碗递给崔大夫,说声:“你喝!”又端起一碗,拿调羹调着,还不断嘶嘶哈哈地吹凉气。拘谨地问:“喂她点儿糖水行吗?”崔桂花说接过水碗说:“再等一会儿,她会要水的!”

说完,一手端碗大口大口地喝水,另一只手的三个指头仍在病人的腕子上。她不紧不慢,喝完一碗水,放下碗命令道:“把那碗水给我。”

她接过碗,舀了一匙水,放在嘴边试试温度。只听产妇轻轻地呻吟一声,细微地说了声:

“水。”

惠志学扔了笤帚,两步窜到炕沿,嘴唇哆嗦着说：“啊啊啊……”

崔桂花饮了病人两匙水,蕴静闭着眼孩子一样喝了。她慢慢睁开眼睛。看了一眼崔大夫,又看了一眼丈夫。而后她就轻轻地扭动脖子,吃力地转动着眼珠,象在寻找什么,崔桂花对惠志学说：“孩子,快把孩子抱过来！”

惠志学笨手笨脚抱起孩子,递到妻子眼前,带着哭腔说：“小子,生了个小子！”

蕴静看着胖呼呼的小男孩,双眼涌出热泪。

“多亏崔大姐,救了你,救了孩子两条命！”

“我再晚来一步,大人孩子全完蛋了！”

蕴静感激地看着她说：“大姐,你是我们娘们的救命恩人!我家祖祖辈辈……”她用冰凉的手指,无力地捏着崔大夫的手。崔桂花拿出两支百分之二十五的葡萄糖,打开倒进小碗,叫惠志学兑了点开水,用小匙调了,喂那小孩。一边喂着一边夸奖：“好家伙,方头大耳,天生当官的相,像谁?像咱商业局的邴局长!”

惠学不加思索地说：“邴局长是我姐夫。”

产妇的脸一下子变白了,嘴唇哆嗦一下。惠志学看孩子吸允糖水的小嘴非常可爱,没有察觉这细微的变化。

“我接产接了这么多年,头一回遇到这么富态的孩子,长大准能当官!”

说完她就去洗手,嘴里还在夸孩子。她很快收拾好器具,装进卫生箱。

惠志学一把夺过小箱子,递上一盒蛋糕说:“你先垫巴垫巴,我马上就做饭,不吃饭绝不让你走。”

“我也真饿了,有蛋糕有糖水就行了。你先给她熬碗小米粥!”

惠志学忙去淘米做饭,煮鸡蛋。小火炉哧哧直叫,水壶的热气越冒越大。喜气洋洋地。女大夫大口大口地吃蛋糕,剩下一半,用纸包好,说:“这些给我家胖丫拿回去。”惠志学看看收据,连药费,带接生费共计九元八角。他拿出一张十元卷,交给崔桂花,把找回的两角揣起,又掏出二十元钱说:“大姐,这点儿心意请你收下!”崔桂花推辞了半天,最后说:“不是我不要,实在是太多了。这么着吧,咱以实为实,我收十元。”惠志学说:“你要是瞧得起你兄弟,就都拿着。”崔大夫说:“拿你十元,也是头一回。再多是不能拿了。”惠志学只好说:“以后慢慢报答吧。”女大夫乐颠颠地走了。惠志学送出门去,千恩万谢。回来,给妻子盛小米粥扒鸡蛋,忙得不亦乐乎。蕴静喝了粥,面色渐渐泛上血色来。她老是偷眼看着丈夫,见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,双手托腮,默默地想着什么。就怯怯地问:“你在想什么呢?”

丈夫所答非所问:“就叫他长盛吧,长久的长,兴盛的盛!”

炉子上的水壶吱吱响着,白色的热气给屋子争添了温馨;桌上的五灯收音机播送着优美的步步高乐曲,碧绿的猫眼,闪动变幻,非常好看。极度虚弱的蕴静闭着眼睛,不住轻轻地模抚着婴儿嫩嫩的小脸。疲惫不堪的惠志学躺在炕稍,呼呼睡去。

崔桂花怀里揣着钱,匆匆往妇幼站走。雪早已停,风也住了。她在心

里骂道：“这场大雪,就是给这两个小王八羔子下的。”

她背着卫生箱,走到十字街角,忽听后面有人喊她,回头一看是今天凌晨开出生证的产妇曲家媳妇。在屋里看着还差,一到外面,脸色显得更加憔悴。她额头上围着一条旧毛巾。腋下夹着个带补丁的面袋子。崔大夫心里纳闷,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,刚生下孩子就往外跑,大冷的天不怕做病?话就脱口而出:

“大冷的天,你这是干什么去呀?”

“给刚生下的小王八犊子落户口去。”

“忙什么哪?”

“怎么不忙?一帮小子,一个比一个能吃。”

崔桂花嘴里吱唔着,心里感叹:生了孩子,连两个钟头都没趴上,就爬起来往街上跑!这个娘们的命也够苦的了。

和乃平走进派出所。站在门口踌躇着,屋里的广播正在播送:“政治工作是我们的生命线,是统率,是灵魂,是一切工作胜利的保证……”

民警小徐坐在椅子上,闭着眼睛,不知是在听广播还是在闭目养神。

和乃平站了一会儿,头有点晕,就壮了壮了胆子喊道:“老徐,”

她想叫老徐比叫小徐好,这是对他的尊重。小徐撩开眼皮,看了她一眼,心里很不高兴。前几天有人给他介绍对象,与姑娘见了一面。姑娘对介绍人说:这人看上去面相太老。以后就再没和他相会。听到那女人又叫了声“老徐,”就没好气地问:“什么事?”

“我给小崽子落户口。”她递上出生证和户口本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曲有钱。”

“不问外号,不问小名,问大名。”

“小名叫小四,大名叫曲有钱。”

“哈哈,有钱,这叫什么名字?”

“我也觉得不对劲……是他爸给起的,他说穷了一辈子,就叫他曲有钱吧……我也觉得不对劲。”

“不对劲怎么不重起一个?”

“我也不会起名。”

电话铃响了,小徐拿起话筒问:“喂,你那里?啊,是司姐呀!什么?给我介绍对象?好啊,先谢谢你了,你先等等……”

“曲有钱就曲有钱吧,我写上了……我看你家是不是穷疯了?”

和乃平不敢吱声,她耐心地等待着。办完户口,好去落粮食关系,捎带买二十斤苞米面。

## 第二章

二十年之后的一个冬季。

乌龙镇干冷干冷的,天空晴而不朗,灰兰的空间显得低矮。北风嗖嗖肆虐,刀子一样割在行人的脸上。街上的缩着脖子,捂着棉帽或缠着围巾,

匆匆忙忙踏着雪地,雪地咔咔直响。人们嘴里呼出一团团的热气,白气被冷风一吹,旋即消失,偷偷结成白霜,爬在他们的帽子,头巾,眉毛和胡子上。

惠长盛罩了一件兰色的大褂,躲在一付食商店肉床子后面,看小人书《阿里巴巴》。他,看得非常投入,想入非非。他想乌龙山可能有宝。我在山后大喊一声:“兔子开门。”于是山门大开,弄出一车金银财宝来。因为是深夜,没有人发现。他已经把宝物藏在家里的地下室。他正沉浸在美妙的幻想中,有人叫了一了声:

“惠长盛!”

惠长盛竟没有听见,所以他没抬头,仍然靠在暖气上,眼睛盯着小人书。

“惠长盛!”这次的喊声很大,声音熟悉而又很陌生。他放下小人书,抬眼看去,有一张姜黄青白的脸,正对着他微笑。惠长盛见了,心里格登一下,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个,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这人是他的同学曲有钱。他放下小人书,前后看了看;肉案前五七个人排队买肉。营业员赵姐,抡着大刀吵吵喊喊地砍肉。十分雄壮。买肉卖肉的都没注意到他,他从肉案子绕出来,小声对曲有钱说:“你先到对面新华书店等我。”

见曲有钱走出商店,他脱去兰布大褂,摘去套袖,戴上皮面剪绒帽子,慢腾腾地往外走。曲有钱的突然到来,好象猝不及防遇到一只硕大的蜘蛛,让他慌乱、厌恶又十分恐惧。他万没想到曲有钱会到他商店来,也不知道曲有钱找干什么?他极不情愿地去见他,却又不肯不去,三年之前.....

一想到三年前的那件事,他就心惊肉跳!曲有钱被捕,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罪责,对他惠长盛只字不提,他在公安局若如实交待,就不会有今天的惠长盛。我肯定和他一样,做三年囚犯。出来的时候,也是这个德行,象从棺材弄出来的死人一样。

怎么又让曲有钱去书店!两年前,若不是因为在书店看那书,也不会上他的贼船,初中毕业,惠长盛无所事事,就经常到书店去。他从书架上拿下那本《生理学》,一下子就翻到有插图的那页。也是个冬天,书店里有暖气,看着看着惠长盛的头上汗津津的。猛地有人在背后拍了一掌。吓得他唰地白了脸,不知是谁发现了自己的秘密,心跳着,脸又红得发起烧来。不管是谁知道了,也是件极丢脸的事。当他怯怯地回过头来,看到的却是好朋友曲有钱,正对他嘻嘻地笑。曲有钱夺过他手中的书,放进书架里,对他神秘地挤挤眼,两个人走出去。曲有钱说:“书上画得再好,也是假的,走,我领你看真的去。”

“胡说,那里会看到真的?”

“你就跟我走吧。”

他们到了浴池,花两元钱买了两张盆汤票。两个人脱光了,却不洗澡。曲有钱早已备好小刀,在三合板间的壁上,挖出个小洞,两个人就抢着看。隔壁有个女的在洗澡。惠长盛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裸体,有血有肉的洁白肥嫩的裸体,一丝不挂。那湿漉漉的黑发,披落下来,衬托得身体更加洁白光润。雾气中,优美的躯体不断扭动,他开始把眼珠向下移动,看到了,看到了令人神魂颠倒的地方。他贪婪地看着,觉得自己身下的东西坚硬

起来。正在这时,外面响起“砰砰”的敲门声,看塘子的老婆子破口大骂：“洗澡的规矩点儿！少干偷鸡摸狗勾当。谁家没有姊和妹？”吓得两个人急忙穿上裤子,逃了出去。

走在大街上,曲有钱问他：“你想不想干？”

“想干哪,天天黑下都想！”

“想干就得花钱……我就干过！”

为了弄钱,他俩就去干了那件事。

此时此刻,从劳教所出来的曲有钱并不急于要见惠长盛。他没有去书店,却站在一付食对面,仰脸看一付食的楼。他感到这楼非常亲切。在劳教所里,就经常想念这座楼。他进去三年,家里没人去看他。唯有这座楼曾经和劳教所联系在一起。代表他的家乡,令他思念。一次开大会批判逃犯赵青峰。宣布他罪状时提到了乌中市,提到了一付食,赵青峰越狱逃跑,夜入乌龙,只身潜入一付食,偷走了好多钱。事发被捕,又押回去批斗加刑。曲有钱站在街上看那楼,琢磨赵青峰是怎么上去的。他还要去五金商店,还要去那小铺。整整三年,又回到了乌中市。他必须看看这三个地方。

惠长盛看到曲有钱直眉愣眼盯着商店二楼。在大街上,一眼就看出这人是从监狱出来的。他穿双张了嘴的破胶鞋。个子长高了,却穿着三年前的旧棉袄,兰不兰,灰不灰,红不淤的。双手抄在袖筒里,腕子露在外面,冻得通红,象半截胡萝卜。头戴一顶旧棉帽,帽耳朵耷拉着,象两只破鞋垫。帽子没掩盖住剃光了的头,脸色黄瘦,嘴唇发白,眼睛看人怯怯的,却闪